小说

碧海青天图

李义利

很多年前她就住到这个叫广寒的地方了，而这里的气温并不像它的名字。

她说她来这里之前和丈夫吵了一架，原因是她的丈夫看上了别的女人。她说那个女人早在多年前路过一条河的时候就溺水而亡了，大致方位好像是在洛水附近。可那女人愣是阴魂不散，没日没夜地缠着她丈夫。

人们劝她不要太固执，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。在洛水落水的女人，长得很漂亮，远远看去，像是天上的霞，又像是地上的莲，腰上束着细滑的白色的绢，披肩的长发在日光下影影绰绰，还有那明亮的双眼……谁见了都要驻足。娶回家怎么了？这是很多人做梦都办不到的事。

广寒这个地方人迹罕至，向前是海，向后是天。海面多数日子是平静的，连极小的浪花都没有，鱼儿偶尔毫无征兆地从海里钻出来再钻进去，不会刻意制造粼粼的波光；飞鸟低低地掠过时，小心翼翼地尽量让身体不触碰一滴水，每一次飞来飞去都像是有所准备的；船只也不打这里经过，见多识广的渔夫们像是从来都不知道这里，他们似乎只在别处的海上抛头露面。天空一直是蓝色的，没有雷电，没有风雨，没有霜，没有雪；白色的云默不作声地飘来飘去，像是要把天擦得更蓝，太阳的升落总是格外普通，表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习以为常，对忽闪忽闪的星星都只是打个照面就匆匆离去了。

她常常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的大海和天空。她希望自己的丈夫离开那个溺水身亡的女人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广寒依旧老样子，大海没变，天空没变。她想起她当初到广寒来简直就是赌气，她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丈夫喜欢那个女人，两个人整天勾勾搭搭的。她记得她丈夫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她一气之下吃了两颗药丸，这药丸是她一个远方亲戚送来的，据说能让人远离伤痛，飞向宁静之所。她想她的丈夫会来找她的，他是不是在想方设法制造这种药丸。后来，她总是梦见丈夫在捣制药丸，那样子看上去像一只很听话的兔子。

酩酊大醉的男人在一座宫殿里向众人讲起这些闻所未闻的事。他左手拎着酒坛子，右手拿着笔在纸上横七竖八地写着字，嘴里又开始念念有词："我告诉你们，那个被淹死的女人确实长得，长得漂亮，你们一定，一定没，没见过。告诉你们，我可是，我可是见过她。她……"说着便举起酒坛子猛喝了一大口。他的话越来越多，在众人听来更像是自言自语。"我告诉你们，她不想看到她丈夫和那个漂亮的女人整天鬼混在一起。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我的侍从，就是姓吴的那小子。我让他等着。要是三百年之后，她的丈夫还没去找她，我让姓吴那小子拿上我的酒去找她，让她来我这儿。你们说好不好？酒能解千愁。你们说好不好？啊？你们倒是说话呀！"他停下来，一大口喝完了剩下的酒。然后继续疯言疯语："我告诉你们，我本事可大着呢，你们不要担心，三百年以后，我让姓吴那小子去找她，可不是那个漂亮的女人。她一定会喝我送过去的酒的，她，她也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我本事可大呢，我现在，现在走七步，就能写出一首诗来，你们信不信？啊？你们说话呀！"

有人说，这个醉酒的男人想当皇帝，但他的哥哥比他狡猾，抢了皇位。醉酒的男人原来滴酒不沾，自从喝上酒，一喝就是十几年。喝了酒还天天写写画画，写的都是文绉绉的句子，画的多是大海和天空，大海看上去是广阔的，天空看上去也是广阔的。极少的时候，画里会出现女人。人们都说他最后是饮酒过度死了的。也有人说，是他哥哥在他的酒里下了毒。

散文

白发里的时光

毛玉凉

晨光刚漫过窗帘缝隙，十二岁的哥哥就趴在床边，温热的呼吸拂过耳畔："我昨晚睡得不好，一想到你会像奶奶和姥姥一样老去，我就害怕。我害怕你会老去，更害怕人最终都会死去。"他掌心覆在我鬓角，指腹摩挲着那几根顽固的银丝。

我忽然想起他刚出生那年的冬夜。小婴儿蜷缩在襁褓里，鼻息轻得像羽毛，我总在半梦半醒间惊醒，摸他的额头烫不烫，听他的呼吸匀不匀。有次发现他胸口起伏停了太久，我竟也跟着憋着气不敢呼吸，过了许久才见那小小的胸脯重新起伏。后来才知道，新生儿的周期性呼吸本是常态，可初为人母的心啊，总在那些停顿里长出细密的恐慌。

"妈妈的白发是时光写的诗。"我轻抚他汗湿的额头，像他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。第一根白发钻出来时，他三岁，弟弟刚满周岁。两个孩子都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，针头扎进他们细弱的头皮血管时，我按住孩子的手脚，眼泪却砸在医院的白床单上，洇出小小的地图。那时的冬天总被雾霾笼罩，我每天盯着灰蒙蒙的天空，恨不能把孩子装进真空罩里。护士说"肺炎"两个字时，窗外的天灰得像块脏抹布，而我的鬓角，就在那天夜里冒出了第一根白发。

后来只要兄弟俩同时生病，白发就准时来报到。左边一根，右边一根，像时光悄悄打的结，直到遇见那位老中医。凌晨五点，公爹就去排队挂号，我和先生抱着两个咳嗽不止的孩子好不容易挤到了老先生跟前。负责问诊并记录的老太太脾气火爆，把我递过去的CT片扔回来："我们不看这个，把孩子抱过来。"她捏着弟弟的小手号脉，又掀开哥哥的衣服听诊，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。老先生接过单子开药，药汁熬出来是深褐色的，但我看见那碗里盛满了希望。

看着晒得黝黑的两个男孩，坐在树荫下翻书的我，一低头看见书页上落了根白发。这两年工作上的事多，加上写作耗神，白发也就跟着疯长。我常对着镜子翻看我的白发，左边密密麻麻，右边争先恐后，黑发反而像撒在雪地里的黑芝麻越发珍贵起来。想起辛弃疾的词："白发宁有种？一一醒时栽"，原来每根白发都是醒着的时光，在某个焦虑的清晨、某个疲惫的午夜，悄悄在鬓角扎了根。

"妈妈，给你！"弟弟举着一个莲蓬跑过来，阳光在他的牙齿上跳跃。我想起他刚出生时是那么小，小到能放进我的臂弯；想起他第一次叫妈妈时，口水沾了我满脖子；想起他现在会担心我的白发，会在我疲惫时轻轻拍我的背。忽然明白所谓母子一场，不过是看着他从蹒跚学步到迎风奔跑，而我在时光里慢慢白头，把每一根白发都编织成牵挂的形状。

前几天整理老照片，翻出我出嫁时的样子。二十几岁的姑娘，一头长发显得很是温柔，笑起来眼角都有星星漏出来。这才十几年的时间，我的白发已经秘密地占据了原来黑发的根据地。不过，我接受自己白发的样子，也喜欢自己晒得黑黑的皮肤。那些都是我真实的模样，不够美艳动人，却那么真实鲜活。

白发真的是时光的刻度。孩子生病时，它是焦虑的印记；公司爬坡时，它是压力的勋章；父母老去时，它是岁月的接力棒。佛经说人生有八苦，正是这些苦，让我们在某个寻常的午后，看着孩子的笑脸突然红了眼眶；让我们在某个失眠的深夜，想起父母斑白的头发突然懂得感恩。

"生老病死是人间常态，也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轨迹。"我温柔地看着哥哥，"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把当下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"看着似懂非懂的哥哥，这是我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人啊，我想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弟弟从晋祠门口的台阶上摔了下来，哥哥立刻跑过去扶。两个小小的身影在夕阳下叠在一起，我竟有些恍惚。那些被白发串起的时光，有笑有泪，有苦有甜，才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。

青莲文学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诗歌

我只看到所见之物

韦庆龙

傍晚的阳光，一粒粒
像孩子眼中明亮的灯盏，穿过楼间
轻风摇动着枫树
枫叶有些红扑扑的
甩动的小手也是
几个拎着书包和水壶的老人
跟在后边呼唤
脚步声融进金黄的时节
这是秋天追赶果实的时候
空气袒露出柔软的心肠
云雀在枝头跳来跳去
撒下鲜嫩的鸣音
如此平常的下午
没有盛大的事情发生
四下只有尘世的关照
时间亦如溪流
这一刻，我只看到所见之物
我追随它们，并成为其中一个